

中國水墨雪山畫體系創立者李兵 用心開拓水墨雪山畫新天地

李兵獨立探索提煉出的新辦法——「塊斧劈皴」(也有人稱之為「李兵冰雪皴」)和獨特的「擠白」、「襯白」染雪法，填補了中國水墨西域雪山畫法的空白，開創了冰雪山水畫的新境界，其作品被譽為：雪山神韻，中國氣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冬

心的契闊——李兵水墨雪山畫作之底蘊

雪山有雪山的境界，雪山有雪山的語言。當我把心靈融進雪山，當我在畫室聆聽雪山的吶喊，深身的熱血便湧向心尖，手中的筆便屬於了巍巍的雪山。

——摘自李兵詩作《我為何要畫雪山》

縱觀李兵的水墨雪山畫探索創新成長之路，無一不生動洋溢著中國「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中國繪畫美學思想和法則的不朽光芒。東晉顧愷之的「遷想妙得」，近似西方近代美學的「感情移入」，意指只有通過深刻的認識，充沛的感情和豐富的想像，達到主客觀統一，才能「妙得」對象的神韻氣質。唐朝張璪主張「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意指應以大自然為師，再結合內心的感悟，然後才可創作出好作品。元代倪瓚提出「聊寫胸中逸氣論」，認為只有崇尚自然，抒情達意，方能「氣韻生動」。

李兵的書畫之路，緣起於青少年時代，那時他就經常臨摹名家作品，可謂根基扎實。而他的水墨雪山畫，則得益於1983年進入康藏地區，剛一來這裡，他立即就被千姿百態、挺拔巍峨、聖潔脫俗的雪山所震撼所感動。「冥冥中有一種聲音在告訴我，一定要把這壯美的雪山畫出來，而且要用傳統的中國水墨畫，為雪山立傳揚名。」

三十多年來，李兵的足跡印滿了康藏雪域，李兵的畫作成為他和雪山情感交流的不二選擇。每每與人談起雪山，他就精神煥發，如數家珍，引以為豪：「雪山是黃河、長江和雅魯藏布江的源頭，三江之源不僅孕育了浩瀚的中華文明，也滋養了古老的印度文明」，「雪山不僅莊嚴肅穆讓人震撼，還默默奉獻情無聲息。冬日裡飄灑的雪花累積在山頂，等到春日便化作涓涓細流，滋潤滄海桑田。雪山有著母親般的情懷，滋養大地、造福於人，永遠讓人心生敬意，這或許是藏民奉雪山為神山的真正原因」。「雪山不僅是我的老師，更是我終身敬仰的神佛」。

「李兵知雪山、愛雪山、對雪山情有獨鍾，不僅沉醉於用自己的筆墨語言畫雪山，而且充分發揮自己在文學上的特長以詩歌詠雪山，並將其詩用於題寫畫款，使其畫作錦上添花，大大提升了其水墨雪山畫作品的表現力和品味，讓人玩味頗多。」(著名書畫家、原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四川省美術家協會原主席錢來忠評語)

沒有與雪山的心心相映，哪有震撼心靈的水墨雪山？沒有詩情澎湃的雪山情懷，哪有壯美萬千的雪山力作？

中國美協理事、四川省美協主席阿錫高度評價李兵的水墨雪山畫作品：「充滿國粹特色、富有中國氣派，是繼承傳統和自主創新相結合的典範。他的用墨、用色超凡脫俗、恣情揮灑，把傳統筆墨與自然物象以及自身感悟都鮮明地展現在了宣紙上，既隨意寫景，又以景造意，法自然而不刻意雕飾，創作出的作品不僅力量雄健、氣勢恢宏，而且清爽淳樸、境界高



李兵在雪山寫生



李兵作品《懷氣心中留》

遠。」

心的奇蹟——李兵水墨雪山畫作之創新

我認為：中國畫要創新發展，觀念決定生死，辦法決定成敗，創作決定未來。

——摘自李兵繪畫心得《水墨雪山畫創作感悟》

通過查閱大量美術史資料，李兵發現，中國歷代山水畫中缺乏以西域雪山作為刻畫主體的畫作，而一些涉及雪景題材的佳作，大多又溫婉簡約朦朧，沒有真實客觀地展現出雪山的雄壯、大氣與聖潔之美。

在十餘年潛心學習和鑽研中國山水繪畫真諦，不斷探索中國西部水墨雪山畫創作的進程中，李兵拜師學藝，得到了黃純堯、李文信、岑學恭、姚思敏、唐允明、錢

來忠等巴蜀書畫名家的悉心教導，同時在借鑒古人皴法和留白技巧的基礎上，把長短斧劈和大小斧劈相結合，創出了「塊斧劈皴」法，也被業界稱之為「李兵冰雪皴」法。

「『塊斧劈皴』由於是多筆觸共生、多色彩復合的側逆鋒塊狀用筆，對表現雪山上的岩石或冰川結構有著獨特的作用，加之把積墨和積水相融合，以『擠白法』和『積白法』，『擠』出雪的質感、『積』出雪山的色澤，這樣畫出來的畫才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雪山的亮麗多姿。你所看到的其實是通過筆墨語言使你感覺到了雪山的存在，因為我根本就沒有畫雪，雪都是在紙上留出來的。」

李兵富有創造性的新皴法和新染雪法，解決了中國畫

千百年來難以融合的黑白矛盾，填補了用中國畫技法生動表現高原雪山壯美聖潔的中國美術史空白。而他對於雪山題材的挖掘，也填補了中國水墨西域雪山畫的空白。

著名書畫家、原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四川省美術家協會原主席錢來忠評價李兵的水墨雪山畫「超凡脫俗、極有靈性、極具美學價值」，「是對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繼承和發展，他的獨到的水墨構成和明快光感，極大地提高了西部雪山在造型、色彩和機理上的表現力，比之現有傳統山水畫中其他技法更能藝術而客觀地表現出西域雪山的特質，更具有視覺衝擊力。因此，其文化內涵和創新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心的共振——李兵水墨雪山畫作之影響

中國畫正如人生，人生恰似雪山，淡然於心境，便自在於世間。何畏歲月滄桑，何懼世態炎涼，沉穩和大氣，注定會讓人折服、讓人仰觀。

——摘自李兵詩作《我為何要畫雪山》

「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業界一致認為，李兵所畫雪山畫，達到了中國畫寫意精神的上乘境界，開創了中國西域雪山畫的一派新風，為中國冰雪山水畫增添了新的骨幹力量。由此李兵與當代北方冰雪山水畫名家于志學先生共同被業界稱之為「北于南李」，從而奠定和享有了其在中國當代水墨雪山畫體系中不可替代的領軍地位和權威聲譽，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評價一個畫家的學術貢獻和在美術史上所具有的位置，關鍵看他是否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又有所創新，特別是在繪畫技法和表現形式上有無新的突破、在繪畫觀念表達上有無開拓精神。李兵的雪山畫創作正是為中國畫在體現時代精神、反映當代審美追求、豐富繪畫技法和表現形式，乃至寫意精神的現實解讀等方面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積極地充實了中國畫的理論寶庫。這也正是李兵作品多次在全國性展覽中獲獎，並廣為海內外藏家和文博機構及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等收藏的重要原因。近年來，李兵國畫作品更是相繼被人民大會堂、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等收藏和懸掛。



李兵作品《雪域祥光》



李兵作品《海螺溝日金山》

曹勤：百年西泠印泥 傳承金石篆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實習記者高航浙江報道)印泥是印章的衣服。服裝不整則失之寒酸;印泥不佳，則印章不能生色。源自西泠印社創始人王福庵、丁甫之、葉銘共同研製的西泠印泥，夏不滲油，冬不凝固，經久不褪，鈐出的印文清晰傳神，被譽為「藝林之寶」。作為西泠印泥的傳承人，曹勤接掌西泠印泥已三十年，堅持純手工製作，傳承製作古法。和西泠印社之於金石篆刻一般，西泠印泥一百多年以來一直是「印泥」中的學術高地。

西泠印社創始人研製1904年，西泠印社成立，篆刻大師吳昌碩成為首任社長，盛名之下，精英雲集，李叔同、黃賓虹、馬一浮、豐子愷、吳湖帆等均為西泠印社社員，秉持着「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兼及書畫」的宗旨，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響最廣的學術團體，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譽。

「藝林之寶」

曹勤說，由西泠印社三位創始人王福庵、丁甫之、葉為銘共同研製的西泠印泥，出現於1903年前，時間上早於西泠印社。西泠印社製作的印泥只有四個字：「西泠印泥」，匾額的落款是「王福庵」。王福庵，即西泠印社創始人王福庵。

印泥是表現印章的載體，如果印章失去印泥，那麼就難以表達金石篆刻的原貌，包括金石的線條、刀

法。曹勤介紹，清朝時期，就有「北有北平印社，南有西泠印社」的說法。但北平印社所製的印泥大都進貢皇宮，所以當時的西泠印泥承擔起全國乃至世界的印泥提供。因為所製的印譜色澤鮮紅，略帶紫藍而沉着樸厚，有較強的立體感還原金石原貌，西泠印泥當時被奉為「藝林之寶」。

並非「雕蟲小技」

圓朱文印、細朱文印、鐵線篆、白文印、滿白文，及寫意風格的朱、白文印，朱文、白文和鐵線的每種印章都有最適合的印泥，以表字口線條清晰，印章線條之間連接的細節以及刀法和章法。所以，這就要求印泥的製作者有一定的篆刻基礎。作為西泠印社唯一在傳承的印泥，除了本是篆刻家的創始人，民國時期西泠印泥的繼任者韓登安是西泠印社的總幹事，而曹勤的師父茅大容是西泠印社的理事。

傳承人係篆刻大家曹勤說，這是一脈相承的，西泠印泥製作傳承者都擅長金石、篆刻、書法。從上世紀70年代，曹勤開始和茅大容學習書法、篆刻。恩師茅大容常教導「如果自己都不會篆刻，怎麼學習製作印泥與使用印泥及製作手拓印譜。」當時進西泠印社的人有學金石篆刻、書法繪畫，包括字畫鑒定、裱製，唯獨學印泥的不多，有學的也半途而廢，最後只有自



曹勤接掌西泠印泥已三十年。

己堅持了。因為西泠印社對於金石篆刻的重視，在西泠印社內部，印泥製作的地位也不似社外，單純的被認為是一種工藝，而是如書法、繪畫、金石篆刻一般，是藝術門類。在西泠印社成立80周年的研討交流會上，時任西泠印社社長沙孟海就表示，不能把印泥製作看作「雕蟲小技」。他把印泥從一種有機物的載體提升到藝術的高度。

曹勤說，外界看似「雕蟲小技」的印泥製作，其實有上千道步驟，且缺一不可。硃砂的質量影響了印泥的顏色和遮蓋力。在諸多礦石中，豆瓣砂和光明砂比較適合製作印泥，研磨後顏色鮮艷亮麗，製作出的印泥容易上色、落色。西泠印泥所用的硃砂都是來自湖南、雲南、貴州等地，好的豆瓣砂成六方晶體，價格不菲，都是上萬元一斤。所以，好的印泥也有「一兩印泥、一兩黃金」的說法。

歷代社長首選

而印泥製作中所用的蓖麻油也非常十分講究，曹勤說，一般的蓖麻油都需要經過提煉和3到8年的自然氧化，而極品西泠印泥的所用的蓖麻油都是伏油(曬了)10到15年以上的陳油。印泥的「胎骨」艾絨也一定選用野生艾葉，因為野生艾葉的拉力、彈性更好，曬乾後純手工揀艾，提煉艾絨。

百年以來，西泠印泥的傳承人都堅持着古法的製作，在曹勤看來，這不無道理，就如艾葉製作成艾絨過程中堅持不使用化學品，就是因為化學品會腐化艾葉中的纖維，減弱纖維的拉力，導致印泥的彈性弱。曹勤說，把硃砂、蓖麻油按一定比例

曹勤等西泠印泥製作傳承者都擅長金石、篆刻、書法。



「胎骨」艾絨一定選用野生艾葉。



製作成色漿後，加入艾絨後打泥成團，一兩印泥需要打泥攪拌一個小時。因為印泥堅持純手工製作，所以每年西泠印社的高品質印泥每年產量不超過一千兩，一般客戶都需要提前半個月預約。西泠印社大部分社員都使用西泠印泥，印泥使用還是以專業老師為主，包括沙孟海、啟功、趙樸初、饒宗頤等歷代西泠印社社長，以及西泠印社執行社長劉江、西泠印社副社長朱關田等藝術家一直用着西泠印泥。

儘管名聲在外，但是西泠印泥的傳承者們一直低調製泥。早在王福庵、韓登安執掌西泠印泥時期，西泠印社的多位社員就在全國都開始製作印泥，並形成多個印泥流派，包括創始人之一吳隱在上海所創的吳氏潛泉印泥，以及社員張魯庵的魯庵印泥，方節庵的節庵印泥等都頗具名氣。如今，西泠印泥製作技藝正在積極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曹勤說，西泠印泥才代表了西泠印社印泥的正統，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代表了印泥製作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



隨着一百多年發展，西泠印泥現有多種印泥。



好的硃砂礦石每斤價格超萬元。



印泥所選的蓖麻油都是伏油(曬了)10到15年以上的陳油。